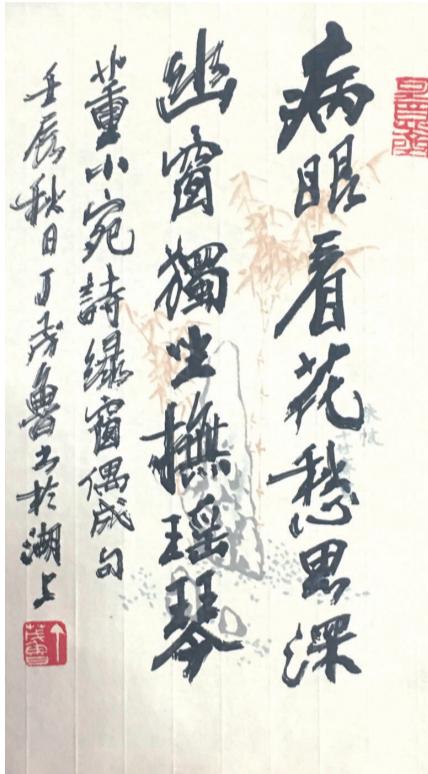


东皋自古多琴人

□彭伟



如皋旧名东皋。这座位于长江北岸的千年古邑,涌现出数位琴人。明末水绘园主人冒襄的爱姬董小宛(1623—1651年),名列其首。《古今笔记精华录》记载——

董白,字小宛,一字青莲。天姿巧慧,容貌娟妍……慕吴门山水,徙居半塘,小筑河滨,竹篱茅舍。经其户者,则时闻咏诗声,或鼓琴声。

半塘位于苏州。她在苏州时,就已经常弹奏古琴。母亲病逝,小宛大病,抱病在床。据《酷爱自然董小宛》,她当时写下《绿窗偶成》:

病眼看花愁思深,幽窗独坐抚瑤琴。黄鹂亦似知人意,柳外时时弄好音。

她独坐于幽静的窗畔,望着春天的花朵,抚琴演奏。董小宛的琴艺大进,得益于明末大文人钱谦益。钱氏寓居苏州三年,常遇小宛。随后,钱氏移居黄山,小宛同游黄山,琴棋书画诸艺都得到钱谦益的指点(2001年《行院物语》)。作为冒襄的好友,钱谦益日后替小宛还债,将她送至如皋。从此冒襄、小宛两位眷侣蛰居如皋。冒襄,即冒襄民,文学家、书法家,也爱古琴。许纳陛于《冬日巢民先生召集射陵诸子,水绘庵余适他往,不与补和》中写道:平生乐琴尊,良友共倾倒。那水绘庵中的琴声,不知能否让冒襄回味起小宛的精彩演奏。新中国成立后,水绘园还征集到一座古琴台,以纪念琴人董小宛与如皋的“琴缘”。笔者友人还请西泠五老之一的丁茂鲁先生抄录了那首《绿窗偶成》。

清初,扬州古琴艺术走向辉煌,渐渐形成广陵琴派。如皋地属扬州文化圈,清末琴僧牧村便为广陵派传人。参阅严晓星《清末琴僧牧村史料钩沉》等书文得知,牧村生年不详,卒于1890年,白蒲人,俗姓吴,工诗善琴,科考失败,遁入佛门,成为菩提社住持。

他痴迷琴诗,成天抚琴赋诗,以致寺院日渐败落。牧村的琴艺,闻名县里。如皋知县胡维藩(安徽人,约卒于1948年)、举人钱士杓、广福寺方丈空禅等,都曾聆听牧村演奏,并且有诗记载。其中监生项月亭在《与文波步陶过菩提社听牧村上人弹琴》中写道:懒僧癯且僵,见客不长揖。横琴偶一弹,叶雨林梢滴。暝坐久忘言,尘心静如涤。炉烟凝一丝,松风寒四壁。以此诗为证,牧村弹琴充满禅境,又有广陵琴派的恬淡清雅。

牧村还纳弟子,传授琴艺。广陵琴派名师云闲和尚便是受他启蒙,步入琴坛。云闲(1839—1912年),如皋人,琴不离手,诗不离口,同乡后人朱兆蓉以《冬日怀云闲上人》追忆他:月下扣门溪上诗,一肩琴剑夜归来。除去牧村,云闲也云游四海,苦学琴艺。他于北京、杭州诸地参加雅集,演奏古琴,指法随心,琴声入禅,技惊四座。他将古琴与禅韵打通,丰富了广陵琴派的演奏理论:“庄生所诏,意之所随,不可以言传。盖节奏板拍可以传授,取音用意,各随人心。”于是友人赞扬他的表演:与禅为一致,则所发之音,所定之曲,必有超出声尘之外。云闲之所以名列广陵琴派名家,除去高超的琴艺,还因为他编撰《枯木禅琴谱》。自清初至民国中期,广陵琴派编写琴谱有20余部,但是代表作仅有《枯木禅琴谱》等5部。《木林禅琴谱》前两卷为琴论及指法,余卷收古琴谱三十二曲,皆是云闲参校秘本,反复考订而成。全书以《五知斋》《自远堂》二谱为底本,大体上编定广陵琴派的部分重要曲目,同时又记录下云闲创作的曲目《独鹤与飞》《云水曲》《怀古曲》《枯木吟》等。琴谱之外,云闲与友人朱时敏还分别收藏过一对珍贵的古琴:大鸿、小鸿。大鸿后为云闲门人所购藏,云闲重见故物,不胜感慨:

此乃宋琴,为如皋水绘园冒公子家珍赏之器……老衲得之近四十年,曾携至燕齐楚越,所与比较之古琴不可以数计,其音宏亮竟无出其右者,诚希世之雅器也。光绪壬寅,老衲因贫病不支,割爱售出,至今犹思之不置。虽然,今既归老衲之门人,仍弹广陵一派……

宋琴与否,已难考证,不过水绘园一说,难免引人遐想,自董小宛至云闲,水绘园畔,余音袅袅,“琴意”绵绵。广陵琴派与如皋的情缘也未割断。如皋走出去一位广陵琴派名师——云闲,又迎来了另一位广陵琴派大师——孙绍陶,即广陵琴派第九代宗师。孙绍陶(1879—1949年),名亮祖,扬州人。他秉承家学,对书法、昆曲、古文均有涉猎,尤工琴艺。民国元年,他于广陵琴派式微之际,创设广陵琴会,召集查阜西、彭祉卿诸琴坛泰斗,设抚琴雅会。孙绍陶演奏《普庵》《樵歌》《墨子》数曲,技惊四座,倾倒众人。早在清末,孙先生就已前往如皋师范求学,在这里传承旧学的熏陶,又接受新学的滋养。从如皋师范毕业后,他一直开办家庭私塾,传授古文、古琴,终成一代古琴宗师。

从明末至民国,广陵琴派、梅庵琴派均惠及如皋,如皋琴人辈出,琴脉延续,琴艺必将流传千古。



链接

水绘园畔抚瑶琴

——记广陵琴派传人子安

□白本

如皋水绘园畔有一方小院:古松一棵,虬枝盘然;雅室二三,古琴横卧;梅图竖挂,清新脱俗。这便是子安琴舍,说起它的来历,还有一段感人励志的往事。

琴舍主人子安,原名李伟,如皋九华人,生于1990年。2008年,他考入南京邮电大学,就读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。本应迎接更美好的未来的他,却不幸罹患尿毒症,被迫休学。手术过后,他常在医院附近的明故宫遗址公园散步,偶然间听到悠扬的琴声,便循声而去,结识了正在抚琴的王慧林老师。从此,他和古琴结缘,并追随王老师学习了《关山月》等入门琴曲。那时的子安只是希望借助古琴消磨时光,忘却心中的郁结。久而久之,古琴逐渐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并影响到他未来的人生。

2010年,经琴友介绍,子安拜入古琴名家——马杰老师门下,专攻古琴。这段“琴缘”,至今回忆起来,他都觉得无比珍贵。马杰受教于张正吟、龚一先生,汲取众派所长。龚一又是广陵琴派张子谦先生的高足。张子谦又受教于孙绍陶。如皋师范学子孙绍陶与皋城琴僧云闲皆成广陵一脉中兴之师。

子安苦学琴艺,兼学诸派,尤工广陵琴派诸曲,希望继承前輩的琴技,再续皋城“琴缘”。子安很幸运,遇到马杰先生。马杰知道子安还是学生,且遭遇人生变故,经济又未独立,便常常减免他的学费。子安学琴时间不长,信心不足,马老师便鼓励他参加各种比赛历练自己。记得第一次在杭州比赛之后,马老师亲自为他颁奖,并不惜言辞,以示褒奖,给了子安很大的激励。攻读研究生期间,子安勤工俭学,一边于南京学习,一边回如皋创建琴馆。马老师更是无偿将自己的部分藏琴借给他。

友人画家曹钝夫先生为琴舍取名“子安”,寓意大约是:祝子安康,心静艺成。子安没有辜负师友的期待,每每独守琴舍,或是阅读《溪山琴况》《琴史》等专著,深研理论;又或望着案头琴、墙上画——马杰老师的《墨梅图》,体悟实操。马老师精研书画,丹青功夫了得,因此授课以画喻琴,以琴摹画,令子安回味无穷。古琴名曲《梅花三弄》,琴界流传有两种版本:俗称“新梅花”“老梅花”。“新梅花”由吴景略先生打谱(即谱本选择、指法释义、节奏拟定等),更像春梅绽放,焕然一新。“老梅花”出自《蕉庵琴谱》,诞生时间比“新梅花”晚些,但是传承有序,是广陵琴派的经典曲目。曲中多用“双撞”“逗”“变节拍”等技法,展示出老梅盘枝,苍老遒劲之态。回顾着老师形象化的讲解,子安反复在琴上揣摩、感悟。如今,他对《梅花三弄》《平沙落雁》《山居吟》《樵歌》等广陵诸曲的体会,渐入佳境。子安还遍访名师,先后受闽派陈长林、广陵派戴晓莲、浙派姚公白、泛川派李孔元等老师的指点。由此他逐渐形成了自己舒展流畅、高逸缥缈、音韵并茂、细腻深切的演奏风格。

子安畅游“琴海”,重拾生活的勇气,重树自己的人生观。他的琴艺,闻名乡里,以至南通、海安、通州等多地的古琴爱好者都慕名而来,拜入他的门下。他们时有雅聚,抚琴于水绘园畔。在那清远古淡的琴声中,广陵琴脉在古城如皋得以赓续。